

黑猫文酷

The Circular Staircase

螺旋楼梯

【美】玛丽·莱茵哈特 著 by Mary Rinehart
张慧哲 译

入选美国推理作家协会“史上最经典百部推理小说”排行榜
一部成功连接起哥特小说与推理小说间血统关系的不朽著作
一部创造日后“畅销书”模式，开创“大众阅读时代”的经典之作



The Circular Staircase

螺旋楼梯

重庆出版集团 © 重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螺旋楼梯/(美)莱茵哈特 著;张慧哲 译.-重庆:重庆出版社,2010.7

ISBN 978-7-229-02621-9

I. ①螺… II. ①莱… ②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
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27816 号

螺旋楼梯

LUO XUAN LOU TI

[美]玛丽·莱茵哈特 著

张慧哲 译

出版人:罗小卫

策划:  华章同人

责任编辑:陈建军 刘学琴

特约编辑:张思伟 王朝选

责任印制:杨宁

封面设计:门乃婷装帧设计

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(重庆长江二路205号)

中青印刷厂 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

邮购电话:010-85869375/76/77 转 810

E-MAIL: tougao@alpha-books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880mm×1230mm 1/32 印张:8.625 字数:200千

2010年8月第1版 2010年8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25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致电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目录

contents

- 第一章 入住乡下大屋 /1
- 第二章 半枚袖扣 /11
- 第三章 约翰·贝利先生出场 /20
- 第四章 哈尔西在哪儿？ /26
- 第五章 格特鲁德订婚了 /34
- 第六章 东翼走廊里 /42
- 第七章 扭伤的脚踝 /50
- 第八章 另外半枚袖扣 /58
- 第九章 谁是疑凶？ /69
- 第十章 商人银行 /78
- 第十一章 哈尔西的俘虏 /86
- 第十二章 迷雾重重 /91
- 第十三章 露易丝 /101
- 第十四章 蛋奶酒与一封电报 /113
- 第十五章 白衣女人 /120
- 第十六章 凌晨时分 /126
- 第十七章 丑闻 /132

- 第十八章 墙上的洞 /141
- 第十九章 关于托马斯 /148
- 第二十章 沃克医生的警告 /154
- 第二十一章 榆树街十四号 /161
- 第二十二章 不在原位的梯子 /173
- 第二十三章 马房失火了 /178
- 第二十四章 弗林德斯 /186
- 第二十五章 露易丝来访 /193
- 第二十六章 哈尔西失踪 /203
- 第二十七章 谁是尼娜·卡林顿 /212
- 第二十八章 牙疼与脚步声 /219
- 第二十九章 一张纸片 /227
- 第三十章 掘墓 /235
- 第三十一章 两座壁炉之间 /241
- 第三十二章 安妮·华生的故事 /246
- 第三十三章 螺旋楼梯脚下 /252
- 第三十四章 真相大白 /263

第一章 入住乡下大屋

故事讲的是一位芳华已逝的老小姐，她一时头脑发了昏，扔下城里神仙般的快活日子不过，跑到一座家具齐全的乡下大屋去避暑，结果，却发现自己卷进了一桩不可思议的罪行当中。新闻界和警察局见了这种案子，一向都是笑逐颜开，因为有了它们，他们才会生意兴隆。

二十年来，我的生活一直颇为舒坦。每一年的春天，我都会把窗台上的花种好，然后收起地毯，支起雨篷，给家具罩上棕色的麻布；而每一年的炎夏，我都会跟友人辞别，在目送她们汗流浹背地离去之后，便前往宁静的乡间，惬意地安置下来。在那里，邮差每天会送三次信，供水则不必依赖屋顶上的水箱。

然而这一次，在随后的日子里，我却陷入了彻底的疯狂。每每想起在向阳山庄度过的那几个月，我都怀疑自己是否真的活着回来了。事实上，那些痛苦经历给我的折磨正在日渐显露出来。我的头发彻底变成了灰色。昨天莉蒂刚刚提醒过我，她叫我洗头时在水里面掺一些靛青剂（bluing，一种将灰色染成银白色的染剂。——译注），这样能让头发泛出银光，不再显

得那么枯黄。我素来讳疾忌医，不耐烦地打断了她的话。

“不！”我尖叫道，“我这辈子也不会用靛青剂，更不会用什么上浆剂（starch，如天然淀粉等用于使布料挺直的各种物质。——译注）！”

莉蒂说，自从那个可怕的夏天过后，她确实变得有些怯懦，可是，倒还算不上胆量尽失。天晓得这话是真是假！每次她开始哭哭啼啼走来走去的时候，我唯一需要做的，就是吓唬她要再去一次向阳山庄。对此，她的反应却是假装心向往之——单单从这点看来，你就可以知道，在那儿度过的那个夏天，绝非一次成功之旅。

关于此事的新闻报道全都捕风捉影，语焉不详。有篇报道提到过我一次，但文中的我，仅仅是事件发生时的房客。因此，我认为，我理应说出我所知道的内情。贾米森警官虽然没有给我颁发什么书面的荣誉证书，但他曾亲口承认，如果没有我的帮助，他永远都破不了这个案子。

要开始这个故事，时间得退回到数年以前，确切地说，是十三年以前。

那一年，我的兄长辞世而去，将一双儿女留给了我。当时的哈尔西年方十一，格特鲁德则只有七岁。突然之间，为人母亲的所有职责全都压在了我的肩上。

要想精通为母之道，必须从孩子甫一出世就开始练习。这就好比一个男人，开始只能抱起一头小牛犊，最后竟然可以扛着一头公牛履险如夷。无论如何，我尽了全力。

等格特鲁德过了绑发带的年龄，而哈尔西也开始需要围

巾扣，并且穿起长裤时——这可让我在缝缝补补的活计上省了不少力气——我就送他们分头上了名校。自那以后，我的主要任务就变成了鸿雁传书，外加在每年三个月的暑假里，为他们重新添置行头，审查交友名单，并且在各个方面展示我已束之高阁长达九个月的养母之情。

我很怀念与他们共度的那些夏天。不久，他们先后进了寄宿学校和大学。此后的假期里，大部分时间他们都和朋友在一起。我渐渐发现，尽管自己一直定期给他们写信，但我在支票上的签名，显然要比信件上的签名更受欢迎。

不过，当哈尔西完成他的电气课程，而格特鲁德也从寄宿学校毕业，两人双双回到家里住下来时，情况便突然有所不同了。

格特鲁德回来的那年冬天，我整天都是围着她转。要在大半夜去某个聚会接她回家；要在第二天的小睡间隙带她去裁缝店；此外，我还得设法让那些不够格追求她的年轻人打退堂鼓，他们不是脑袋空空，就是一贫如洗。同时，我也学到了不少新东西：比如要说“文胸”，不能说“奶罩”；要说“礼袍”或者“礼服”，而不能简单地只说“裙子”；嘴上无毛的大二学生不是“男孩”，而是“男人”。

哈尔西就不需要我去管这么多了。而且，由于那年冬天他们拿到了他们母亲留下的遗产，我的职责就逐渐仅仅停留在了纯粹的精神层面上。当然，哈尔西买了辆车，我也学会了如何在我的软帽上蒙一袭灰色的粗呢面罩。很快，我便习惯了绝不驻足去看那些被车撞倒的狗。人们总是因为他们的

小狗闹得很不愉快。

这些额外教育使我成了一个跟得上潮流的单身姑妈，到了第二年春天，我与他们之间就不再有那么多冲突了。因此，当哈尔西提议去阿迪隆达克山脉（Adirondacks，纽约州北部的一个野生保护区，风景优美，是旅游胜地。——译注）露营，而格特鲁德则想去巴港（Bar Harbor，缅因州东南部一小镇，是一避暑胜地。——译注）度假时，我们互相妥协，决定去一座不错的乡间大屋。那座大屋附近有一家高尔夫球场，开车就能到镇上，打个电话就能叫来医生。

就这样，我们去了向阳山庄。

我们下了车，打算看看这片庄园。它的确名不虚传。那辉煌的外观没有透露出丝毫异样之处。在我看来，只有一件事情好像不同寻常：几天之前，留在这里主事的女管家从大屋搬到园丁的门房里去住了。门房离大屋特别远，我觉得，无论火灾还是盗贼，任何人都可以在管家到来之前，从容地完成他们的毁灭性工作。

庄园占地颇广：大屋建在山顶，片片绿茵沿着四周的山坡铺展而下，一排排整齐的树篱穿插其间，径直朝山脚下的马路延伸开去；而山谷对面大概几英里开外的地方，就是绿林俱乐部了。格特鲁德和哈尔西都被这地方迷住了。

“天啊！这里有你梦想的一切！”哈尔西说，“风景、空气、甘甜的泉水、平坦的公路。而这座大屋呢，如果它前半截是安妮女王式的风格，而后半截是玛丽·安妮式的风格，就简直大得可以当医院了。”

这话相当荒谬，因为大屋是纯粹的伊丽莎白风格。

当然，我们住了下来。这并非我的主意，实际上，我对这座大屋是否舒适尚存疑虑。它大得离谱，又孤零零地站在山顶上，让佣人服侍起来会很麻烦。不过，有一点让我颇为自得：无论后来发生了什么事，我从未责怪过哈尔西和格特鲁德带我去那里。

还有一点，如果说，在那里发生的一连串灾难并无其他后果，它让我至少知道了一件事——那就是，不知何时，不知何地，也许是从某个身穿兽皮、终日追捕猎物的半开化祖先那里，我遗传到了追猎的本能。若我身为男人，应该会成为—一个捕获罪犯的高手，就如身穿兽皮的祖先捕猎野猪一般穷追不舍。然而，作为一名单身女子，由于性别的障碍，我与犯罪事件的初次相逢，恐怕也将成为最后一次。

事实上，那几乎成为我与世间万事万物的最后一次相逢。

庄园的主人是保罗·阿姆斯特朗，商业银行的总裁。我们住进那座大屋的时候，他跟他的妻子和女儿一起去了西部。与他同行的，还有他们的家庭医生沃克。

哈尔西认识露易丝·阿姆斯特朗，事实上，前一年冬天，他曾对其大献殷勤。可是，虽然她的确算得上一个迷人的姑娘，但哈尔西总是到处留情，我便没把这回事当真。我对阿姆斯特朗先生了解不多，之所以知道他的名字，只是因为两个孩子的钱大部分都存在他的银行里。此外，关于他还有一则丑闻，曾有报道说，他的儿子阿诺德·阿姆斯特朗伪造父亲的签名，开出了一张巨额支票。不过，我一向对这种传闻不感兴趣。

五月份的第一天，我打发哈尔西和格特鲁德去参加一个家庭聚会，自己则动身去了向阳山庄。

道路崎岖难行，但沿途绿树成荫。大屋四周的花园里，郁金香正含苞待放。密林中，野浆果在落叶的覆盖下透出阵阵甜香。从车站刚开出不到一英里，车就陷进了泥淖里，就在这时，我发现前方的一个土丘上，满坡小小的勿忘我正在迎风摇曳。

鸟儿在树篱上啁啾——不要问我它们的名字，除非它们身上有某种亮色为记，否则，在我的眼中，所有的鸟儿都相差无几——万物都散发着和平的气息。

薄暮时分，蟋蟀开始鸣叫，要么就蹭蹭后腿，或是搞出一些其他的动静。这此起彼伏的噪声，让从小生活在城市里的莉蒂不禁变得有点儿消沉。

第一个晚上风平浪静地过去了。我始终对那一夜的静谧心存感激，在宜人的环境中，乡间就该是那个样子。而自那夜之后，每次将头枕在枕上时，我都毫无把握，不知我的头还能在枕头上枕多久；或者说，还能在我的肩膀上留多久。

第二天早上，莉蒂和我的管家罗尔斯顿太太有些意见不合，结果，罗尔斯顿太太就搭乘上午十一点的火车离开了。刚吃过午饭，仆役长伯克又出人意料地开始肚子疼，但凡我能听到的时候，他便大呼小叫，似乎疼得愈加厉害。于是，到了午后，他也动身回了城里。当天晚上，厨娘的妹妹生了个孩子——见我略显迟疑，厨娘立刻改口说，生的是双胞胎。还有……简单说吧，到了第三天中午，这一大家子就剩下了

莉蒂和我本人。而这里，是一座有着二十二个房间和五个浴室的大屋！

莉蒂当即要打道回府，可送牛奶的男孩说，阿姆斯特朗家的黑人仆役长托马斯·约翰逊正在绿林俱乐部当服务生，他也许会愿意回来。我和大部分人一样，对挖别人家的佣人总是心存顾忌，不过，如果对方是社会团体或者公司企业，就很少有人会良心不安了。看看吧，一旦有了机会，我们对那些铁路公司和公交公司是怎样大加鞭挞的！于是，我给俱乐部打了电话。大概晚上八点左右，托马斯·约翰逊就来见我了。

可怜的托马斯！

嗯——见面的结果是，我用高得离谱的薪水，当场雇用了托马斯，并且允许他住在园丁的门房里。从我们租下这座大屋起，那里一直空着。托马斯已然白发满头，并且稍微有些佝偻，不过，他对自己的个人尊严却过度维护——支支吾吾地告诉了我，他坚持住在那里的原因。

“别不拿我的话当回事，英尼斯小姐，”他扶着门把手说道，“这几个月来，这里发生了好几起怪事。也不是什么大事——就是哪扇门吱吱扭扭地叫，或者哪扇窗户‘砰’的一声关上了，但是等我们过去关门关窗时，却发现附近根本就没有人。这种时候，托马斯·约翰逊就得换个地方住了。”

那天晚上，莉蒂好像一直跟在我身边不出十英尺的地方。在这么一个荒凉之地，这么一座空洞洞的大屋里，她甚至连看到自己的影子都会害怕。此时，她被托马斯这一席话吓得尖叫起来，脸色变得阴晴不定。然而，我可是没那么容易被吓倒的。

我一再对托马斯强调，这里只有我们两个女人，晚上他得住在大屋里。可这纯属浪费力气。他言辞恭谨，但立场却无比坚定。不过，他说第二天他会早点过来。并且，如果我给他一把钥匙的话，他还会过来做早餐。我站在宽大的门廊里，看着他沿着那条幽暗的车道曳步走去，心里五味杂陈——既为他的胆小怯懦而怒火中烧，又为终于找到这么个帮手而欣慰。然后，我进了屋，还给大厅的门上了两道锁。我不怕把这事儿说出来，这没什么好丢人的。

“莉蒂，去给其他门窗上好锁，然后赶快去睡吧。”我厉声说道，“你往那儿一站，让我直起鸡皮疙瘩。女人到了你这把年纪，应该有更好的判断力才对。”

只要提起莉蒂的年龄，总能让她打起精神：她自称刚满四十，这未免太过荒唐。她的母亲是我祖父的厨娘，这样算来，她至少应该和我差不多年纪。

可那天晚上，她始终不肯振作起来。

“您不是让我锁好所有的门窗吧，瑞秋小姐！”她颤抖着声音说道，“天啊！休息室和弹子房那边有一打的法式落地窗，而且每一扇都临着门廊。玛丽·安妮还说，昨晚她去锁厨房门的时候，有个男人就站在马房旁边。”

“玛丽·安妮是个傻瓜。”我毫不松口，“如果那儿真有个男人，她早就犯了老毛病，把他领进厨房里，拿一个钟头前剩下的晚饭给他吃。好了，别这么可笑。快去锁好门窗，上床睡觉。我要去看书了。”

但是莉蒂紧抿着双唇，站在那里一动不动。

“我不去睡觉，”她说，“我要去收拾行李，明天一早就

离开这儿。”

“你不会这么做的。”我打断了她的话。莉蒂跟我都经常盼着散伙，但从没同时兴起过这个念头。“你要是害怕，我就和你一起去锁门窗。可是，看在老天分儿上，别再往我身后躲。”

从很大程度上来说，这座大屋是一栋典型的避暑建筑。在一楼，建筑师尽可能地不用墙壁做间隔，而用拱门和圆柱代替。这样做之后，屋子里的确清凉宽敞，但却毫无温馨可言。

我和莉蒂从一扇窗户走向另一扇。我们的说话声回荡在四壁之间，又传回我们的耳朵，让人感觉很不舒服。屋子里灯火通明——山下村子里的发电厂给我们供电——可是，一条条走廊里那磨得发亮的地板，一个个拐角处那突然映出我们身影的镜子，都让我感觉自己也传染上了莉蒂的愚蠢。

大屋布局狭长，大体形状是个长方形，正门就在长方形长边一侧的正中央。从铺了红砖的入口走进来，正对着一个小厅。小厅右侧是一个宽敞的起居室，与小厅只隔了一排柱子。起居室再往前是休息室，里面的一间则是弹子房。从弹子房出来，大屋的最右侧是一间书房，或叫棋牌室，里面有个临着东边门廊的小门厅。门厅那里，有一道狭窄的螺旋楼梯朝着二楼盘旋而上。哈尔西曾惊喜地指着它让我们看。

“您看，瑞瑞姑妈，”他手舞足蹈地说道，“盖这座房子的建筑师在某些方面可真是英明。阿诺德·阿姆斯特朗跟他的朋友可以坐在这里打上一整晚的牌，然后一大早跌跌撞撞地上楼去睡觉，这就不用劳烦他的家人去给警察局打电话了。”

我和莉蒂一路走到棋牌室，打开了里面所有的灯。我推

了推临着门廊的那扇窄小的入户门，又检查了所有的窗户。门窗都关得死死的。

莉蒂这会儿没那么紧张了。她指着硬木地板上那厚厚的灰尘让我看，这时，灯突然全都灭了。

我们等了一会儿；我想莉蒂是被吓呆了，不然早就该尖声大叫起来。随后，我紧紧地抓住她的胳膊，指向临着门廊的一扇窗户。这突如其来的变化让那扇窗变得非常显眼，看上去就像一盏长方形的浅灰色大灯。

光亮中，只见一个身影站在窗前，正在向里面窥探。见我朝他看去，那身影立即冲过门廊，消失在了黑暗之中。

第二章 半枚袖扣

莉蒂吓得腿都软了。她无声无息地跌坐下去，剩下我一个人呆立原地，死死地盯着窗户，身体僵硬得就像块石头。这时，莉蒂开始低声呻吟，我努力压下自己的激动，伸手推了推她。

“别哼哼了，”我轻声说道，“那只是个女人，可能是阿姆斯特朗家的哪个女佣。站起来，帮我找找门在哪里。”

她又呻吟了一声。

“好吧，”我说，“那我就得把你留在这儿了。我走了。”

听了这话，她终于动弹了一下。她紧紧拽住我的袖子，跟我一起摸索着向外走去。也不知撞上了多少东西，我们终于走到了弹子房，然后，又从那里走到了休息室。

正在这时，灯突然亮了，一扇扇高高的法式落地窗出现在我们眼前。护窗板没有关上，我顿时毛骨悚然，感觉似乎每扇窗子后面都藏着一张正在窥视我们的脸。

事实上，从后来发生的事情看，我敢保证，那个恐怖的晚上，我们的确始终都处在某人的监视之下。

我们匆匆把余下的门窗都上好锁，并且打开了所有的灯。然后，我们急忙朝楼上跑去。这空洞的大屋里，到处都回荡

着我们沉重的脚步声。

莉蒂整晚都在不停地扭头向后看，结果，到了第二天早上，她的脖子疼得一动都不能动。而且，她还坚持不肯上床。

“就让我待在您的更衣室里吧，瑞秋小姐，”她恳求道，“您要是不答应，我就去门外的走廊里坐着。我可不想闭着眼睛被人杀掉。”

“如果有人想杀你，”我对她的话予以反驳，“不管你的眼睛是闭是睁，结果都不会有什么区别。不过，你要是肯睡在沙发上的话，倒是可以待在更衣室里。每次你睡在椅子上时，都会打呼噜。”

她不知在转什么脑筋，听了 I 这样一番话，竟然没气得跳脚。可没过一会儿，她又走到门前看着我。我正在读德拉蒙（Henry Drummond，亨利·德拉蒙，1851-1897年，英国牧师与作家，生前致力于基督教与进化论的融合。——译注）写的《精神生活》（*Spiritual Life*，作者并无此著作，疑原著有误。——译注），想静下心来，赶紧入睡。

“那不是女人，瑞秋小姐。”她手里拎着自己的鞋子，“那是一个穿着长大衣的男人。”

“哪个女人是男人？”我的视线停留在书上，没有抬头看她。

见我无动于衷，她被搞得泄了气，又回到了沙发上。

当我终于准备睡觉的时候，已经是深夜十一点了。尽管一直假装毫不在乎，我还是起身锁上了通向走廊的房门。这时，我发现气窗没有钩上。我觉得没有必要叫醒莉蒂，便小心翼翼地一把椅子搬到了门后。然后，我爬上去，把一面小巧的梳妆镜放在了气窗的窗棂上。这样一来，只要门框稍